

丁香别册

丁香别册

程乃珊
上海文艺出版社

DINGXIANG BIECAN

DINGXIANG BIECAN



责任编辑：丘 峰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丁香别墅

程乃珊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3.375 插页4 字数266,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书号：10078·3735 定价：1.90元

内 容 提 要

程乃珊是近年来活跃文坛的青年女作家。本书是她的第一本小说集，收短篇小说九篇，中篇小说四篇。

这些作品的题材大都是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对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命运和理想写得尤为生动精彩；作者还善于把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男女跟出身贫苦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和追求交织起来描绘，使作品的生活内容厚实，色彩浓重，内涵深刻。中篇小说《蓝屋》和《丁香别墅》就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此外，作者还把她多年来在教育岗位上的感受和思索，提炼成有一定深度的作品，用凝炼的笔触描绘出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给人以启迪。

作者在艺术上作了各方面的尝试和探索。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细腻而逼真地再现上海市民生活，有浓郁的“上海味”。

目录

妈妈教唱的歌·····	1
蚌·····	18
呼唤·····	32
尴尬年华·····	45
父母心·····	59
小松鼠·····	79
黄丝带·····	93
调音·····	104
“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135
喷泉里的三枚银币·····	149
蓝屋·····	193
当一个婴儿诞生的时候·····	297
丁香别墅·····	367
后记·····	424

妈妈教唱的歌

晚上十一点，爸爸还没有回来，这是近两个月常有的事了。

小微懊丧地叹了口气，看看墙上挂着的妈妈的遗像，拿起吉他心不在焉地拨弄了几下，轻轻地唱了起来：

野兽都已经离开草原，
大地在等待着人们来临，
等待着人们前来开垦，
用双手唤起新的生命……

这是妈妈多年以前教她唱的。小微爱这首歌，不仅因为它的曲调优美，更因为它的歌词含义深刻。然而，事实毕竟不象歌曲那样美丽动听，妈妈离开人世九年了。父女俩挨过了九年令人窒息的生活，直到七五年的春天才有了一些变化：先是爸爸——S炼钢厂的工程师复职复薪了，再是小微本人也分配到一家纺织厂工作了。爸爸在回实验室的前夜，情不自禁地弹起吉他唱了起来，唱的就是这首歌。最

后一句还唱走音了，引得父女俩大笑起来，使得小小的房间里，九年来第一次有了笑声和歌声。那晚，小薇心里反复吟诵着“用双手唤起新的生命”这句歌词，但愿生活中幸存的这点温暖和欢乐，再也不受干扰和破坏，但愿即将开始的一切会渐渐好起来！

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奇怪而又漂亮的女人，突然闯进他们父女俩的渐见平静的生活里，把一切都搅乱了。那是爸爸复职后不久的一天，小薇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家里已有好几年没来过客人，小薇带着诧异的神情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我找老李！”她对小薇点下头，不等邀请就径自进屋了，好象不屑和这个黄毛丫头多说一句似的。

“老李，为什么‘R·S’小组不考虑我的申请？”她眼睛真尖，一下就逮住书桌前的爸爸了。

“哦，罗珺！我不是已经说过了，这种试验是不受八小时限制的艰苦工作……再说，你……”爸爸客气地解释着。

“‘是个女同志’，是吗？”她可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爸爸的话说，“我在考大学填写专业时人们也说过：冶金专业是个苦差使，再说，你是个女同志……可我不是照样成了冶金技术员了？”

小薇看不惯她这副表情。心想：哦唷，幸亏她只是个技术员，要是她象爸爸一样也是个工程师，口气还不知有多大呢！

“你以前接触过‘R·S’课题吗？”爸爸问着。

罗珺得意地说：“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R·S’课题

的，答辩时还得了个满分哩！当然，那是以前的事了，近年来国外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我想……”她略略停顿了一下说，“我们会赶上去的。对了，这是我找到的几份有关‘R·S’合金钢的成份分析资料……”

他们马上开始在书桌前忙开了。

小薇虽然对她这种旁若无人的神气有点看不惯，但还是热情地招待了她，给她端来一杯茶，可没想到茶杯刚放下，罗珺却“霍”地跳了起来。原来茶杯正巧放在那些纸上，茶杯的热气在纸上留下一圈水渍，罗珺正掏出手帕轻轻擦着。她这番动作引来了爸爸的责备：“小薇，你怎么总是这样毛手毛脚！”

那杯热气腾腾的茶凉下来了，小薇的心也有点凉了。她坐在一旁，默默地瞧着爸爸和罗珺热切交谈的背影，感到有点被丢在一旁的味道。

那晚，罗珺十点多钟才走，走到门口还扭回头，用胜利者口吻对爸爸说：“这么说……你批准我参加‘R·S’课题研究了！”然后，迈着轻盈脚步下楼了。

爸爸望着她的背影称赞着：“一个很有前途的技术员，而且，还是一个女同志哩！”

从那以后，罗珺几乎每晚都来，要不，干脆连爸爸也不在家。小薇多么留恋曾和爸爸一起度过的美好夜晚呀！她喜欢和爸爸下棋，或者静静地听爸爸弹吉他。爸爸的一举一动，都给了她一种深沉的爱。可现在，这些美好的夜晚几乎都给罗珺占有了，她任意地指挥着爸爸：她要块干净的布擦那些玻璃仪器，爸爸就忙不迭地送上自己的手帕；她绘图

时皱起眉头，爸爸马上领会出是铅笔钝了，就给她换上一枝削尖了的……小薇看到这些，象是眼睛揉进沙子似地不舒服和不自在。

“爸爸，你们每天都弄得这么晚，我可没法休息了！”小薇为了不让爸爸感到难堪，转弯抹角地向爸爸发出警告。

“倒也是！”爸爸却并不领会，“那么……干脆用塑料布把房间分开吧！”

小薇没想到爸爸对警告的反应，竟然是分开！于是，一条天蓝色的塑料布把房间分成窄长的二小间！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那天，小薇下班回来，罗珺居然大大咧咧地坐在书桌前拨弄着吉他。看见小薇进来，笑盈盈地说：“你爸爸借资料去了，给了我钥匙，要我在这儿等他”

这晚，罗珺更是象忘了在别人的家里，十一点了还没有走的意思。倒是爸爸催了她几次，她却不以为然地说：“……这点干脆弄完了再说，我可不喜欢留下个尾巴！”

“好脾气！”爸爸用铅笔轻轻敲着自己的手心，以赞赏的目光看着罗珺。

好半晌，才听见罗珺深深地吁了口气：“我看成份分析这关，可以攻破了……”

爸爸却相反叹了口气。

“为什么唉声叹气？”她问。

“我在为你可惜，要不是这场大动荡，这九年里你该有多大作为呀！”

“是呀，一个人能有几个九年呀！”

两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语气也越来越亲切。躲在塑料布另一边屋里的小薇，却越听越感到烦躁。直至深夜，罗珺才离开，爸爸又带上门去送她了。

等他们一走，小薇霍地从床上爬起，掀开塑料布走到爸爸住的那半间，站在堆满书籍纸张的桌前，呆呆地望着墙上挂的妈妈照片。半晌，她踩着凳子把照片拿了下来。她想：让罗珺这样的人，当着妈妈的面，如此热烈而又放肆地和爸爸亲切交谈，这会伤妈妈的心的。她要把照片挂到自己床头墙上去，但转而一想，她又把妈妈的照相竖在书桌上。她要让罗珺看看，这就是小薇的妈妈，漂亮、慈爱又好学，生前还是教育战线的三八红旗手哩！十几年来妈妈一个人担负着全家的家务，为了不让小薇影响爸爸晚上工作，她总是讲故事给小薇听，哄她入睡。在爸爸的事业中渗透着妈妈的心血呀！可这个罗珺，却想在爸爸和小薇心中占有妈妈的地位。

楼梯上响起爸爸的脚步声，还有小薇十分熟悉的曲调：“……等待着人们前来开垦，用双手唤起新的生命……”多美的歌词！可小薇却感到明天，象有一道重帘垂在她面前。当然，爸爸还能找到他的幸福，可小薇呢？有谁能代替她失去的妈妈呢？……门上响起爸爸开门的钥匙声，小薇折转身又钻进自己的被窝里。

爸爸踮着脚尖走到书桌前伫立了一下，又撩起塑料布走到小薇的床前。她开始装着已睡着的样子，可当爸爸的手触到她那被泪水浸湿的双颊时，她跃身坐起，山洪爆发地发作了：

“爸爸，你把妈妈都忘了……”

“没有的事，小薇，你弄错了……”爸爸这才明白过来，他竭力安慰着女儿，“我们这只是工作呀！”

“是这样吗？”小薇仰起沾有泪痕的脸注视着爸爸。

“是这样吗？”这问题第一次摊到了他的面前。

十二年前的夏天，一个穿着果绿色布拉吉的姑娘，在厂门口拦住他打听厂人事科的所在。他详详细细地指点她后，忽又对她不放心了，要知道厂里除了钢就是铁，全是些硬帮帮的会砸疼人的东西，这么个娇弱的姑娘，还穿着一件布拉吉……他赶上去想护送她一段，她却生气了：“我又不是孩子！”三个月后，在一次技术交流会上，他又看见她了。这次她穿着一件略略嫌大的工作服，还戴着一顶安全帽——她从试制车间直接来参加会议的。会上，她提出一套有关改进电炉炼钢的工序以保护钢纯度的建议，方案大胆又严谨，她就是新来的技术员——罗珺。可原先他还以为是厂里那个职工的女儿来厂找爸爸的呢！

今年，厂党委书记老黄提议恢复“R·S”课题研究后，她反应十分热烈，并自告奋勇地作了他的助手。她有着扎实的外语和化学基础，一心扑在试验上，喜欢钻研和探讨新的问题，敢于和他展开不同争论。他对她那种满不在乎象火一样的性格，有时似乎受不了，但一旦离开了她，却又总象在自己的生活里少了什么。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的爱潜入他心中了？他该为此高兴还是烦恼呢？

夜深了，小薇睡着了。

爸爸靠在椅背上，茫然地望着窗外的夜色，罗珺的影子

顽固地占据着他的思想。她正抬起头，两眼紧盯着他，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他们反他们的‘右倾翻案风’，我们搞我们的‘R·S’试验……”……啊，这是新上任的书记宣布“R·S”小组为“右倾翻案风”产物后，她对他说过的话。当时，这股“反击”风刮走了不少研究小组成员，但娇小纤细的罗珺却坚定地留在实验室里。是啊，我们是在和合金钢打交道，应该象合金钢那样坚硬牢固，经受得住烈火的磨炼。他想到这些，感到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攻下“R·S”这个专题，其他事情应放一旁。于是，他跃身站起，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又开始忙起来了……

从这天起，罗珺晚上不再来了，书桌前只爸爸一人在忙着，生活又象上了发条似地机械地运转着。转眼间秋天到了，这天晚上，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空气中带着一种沉闷、忧郁的气息。

小微睡梦朦胧中被一阵絮语声惊醒，只见房门虚掩着，走廊上的灯光，将两个人影清晰地映在地板上。

“……为什么晚上不要我帮忙了，我碍手碍脚了吗？”这是罗珺的声音。

“不……”爸爸的声音显得有点惶惑不安。

“那么，是你害怕了，要放弃试验了？”

“这是不可能的！”爸爸这次回答的声音非常肯定。

“那又为什么呢？”她进一步问着。

没听见爸爸回答声，但小微能猜想这时爸爸的脸会涨得通红。

“不，告诉我……”罗珺重复地说着。

“我们不谈这些了。”爸爸深沉地吁了口气，仿佛他挑着重担走了好长的一段路似的：“目前再也没有比‘R·S’课题更为重要了……”

“对，不管困难有多少，压力有多大，我们也要坚持搞下去。走吧！”罗珺似乎也松了口气。

“上哪儿？”

“到厂里去。试制车间的那几个小老爷，不遵守操作规程，钢的纯度无法保障，快去看看吧！”走廊里灯灭了，他们走了。

小薇从床上坐起来。她这时已顾不上对罗珺有什么看法，而是为爸爸担心起来。她从罗珺的话语中，隐约感到爸爸正处在某种危险之中。小薇可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可这个罗珺偏是一个劲把爸爸往危险里推，这可怎么办啊？！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小薇突然接到了一个传呼电话。打电话的不是别人，就是罗珺。她气喘吁吁地在话筒里告诉小薇：“你……你爸爸被他们隔离了！……”

“啊，厄运到底来了！”小薇手握着话筒，惊呆了。

“厂里有人要上你们家来……你……你要当心，快把爸爸书桌抽屉里几份资料……”

在电话里，罗珺的话虽没有完全说明，但小薇从她的紧张语气中能体会到，这意味着又将会遭受着抄家厄运。这一切，使小薇想到爸爸所以又闹到这一步，是和罗珺分不开的；要不是这个什么也不在乎的女人在那里“火上加油”，要爸爸这“坚持”那“坚持”，搞试验“顶着干”，也许不会有这样

结果。想到这些，几个月来闷在她心里的一些话涌上了心头。

“你……你听到吗？那些资料可是我们几月来的心血……”罗珺在话筒里叮嘱着。

小薇一听“我们”二字，心里更是冒火，她再也控制不住地发作着：“还‘我们’、‘你们’呢？……都是你搞成这个样！”说完，一赌气把话筒挂上了。

在回家的路上，小薇冷静地想了一下，感到不论怎么说，既然那些资料是爸爸需要的，就不能随便让人抄了去，应该把它藏起来。想到这里，她加快脚步往家里奔去，但已经迟了，等到她奔回家门口时，厂里已经来人撬开她家的门，在那里翻箱倒柜了。

……

天黑了，小薇呆坐在被翻得十分凌乱的房间里。妈妈的照片被扔在地上，吉他的弦给折断了，连她那张罩着亚麻桃花床罩的姑娘的床也给翻了个。十一月的秋风在窗外悲号。小薇感到今晚似乎比九年前那晚更凄凉。那时，她虽说只有十一岁，但毕竟有爸爸妈妈挡在前面，可现在却要她一人来承受。四周是那么寂静，邻居人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一个人来看她一眼，她感到孤独而又痛苦……

门，轻轻地被人推开了。“啊，是爸爸回来了吗？”小薇“霍”地扑了上去。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来者却是罗珺，她下意识地把手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罗珺打开电灯，环顾了下房间，小心地捡起了小薇妈妈的照片，接着又捡起那把断了弦的吉他。然后，打开自己的

拎包，从里面拿出一只包着毛巾的饭盒，轻声对小薇说：“饿了吧？……来，吃了它。”说着，揭开饭盒盖，里面露出四只热气腾腾的包子。

小薇正感到孤独的时候，罗珺的突然出现，给她带来了温暖。原先对她的一些成见，这时再也发作不出来，只是喃喃地说：“我……我吃不下！”

“身体可不能弄垮了……那样，你爸爸可要更加多担一份心了。”罗珺又倒杯开水给小薇，劝慰着。

罗珺的话使小薇心头感到一阵热。她顺从地拿起包子吃起来。就在这时，她看到罗珺突然打了个哆嗦，然后急步奔到一堆乱七八糟东西面前蹲了下去，从中找出几张又皱又脏的纸片，抖动双手轻轻地把它抚摸平。

小薇认出罗珺找到的纸片，正是罗珺在电话里要她藏起来的那叠资料中残余部分，显然是方才一些人拿走时遗落下来的。它使小薇想起罗珺和爸爸曾为它熬过多少夜晚，还有那次不小心在它上面放过杯子的情景……

“要是我快点赶回家，也许不会被他们抄了去！……”小薇第一次感到有点抱歉地说着。

“没什么了不得，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罗珺挺起她那娇小身躯，一字一句说着。

“重新开始？！……”小薇轻声叨念着。她虽然不懂冶金技术，但从爸爸和罗珺曾经忙碌过的那些夜晚里，她能想象出这将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可罗珺却是那样自信，那样坚定，象是即使给她搬来一座山，她也能把它劈开似的。

夜深了。罗珺把那几张残留纸片象珍宝似的藏在怀里，

告别小薇回去了。小薇站在窗口目送着她。这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罗珺穿着一件米黄色雨衣，穿破雨雾，踏着泥泞道路向前走着。小薇象是第一次发现罗珺的身材和走路姿态都是那么美。

罗珺的身影终于在夜色中消失了，小薇感到自己又被扔回到寂寞和冷酷的现实之中。小薇原本就有一种依赖心，起先是把一切依赖于妈妈，妈妈过世后，她又把这种感情移植到爸爸身上。可现在呢？她去依赖谁！她感到生活竟是这么不公平，一生清白勤奋的爸爸妈妈，却落得如此下场；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却青云直上……从这天起，小薇变得消沉了，下班后，也不再那么匆忙赶回家了，因为现在的“家”并不需要她；那把心爱的吉他的弦断了，她也没有勇气再去弹它。她盲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只是想借此解除自己内心的郁闷和烦恼。

那晚，小薇又玩到九点多钟才回家，抬头看见扶梯上伫立着一个人。谁？该不是爸爸回来了吧？再一看，却是个窈窕的身影，哦，是罗珺！

“我来过几次，你都不在，上哪儿去了？”罗珺浓密的睫毛下面那双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小薇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了。

“上同学家去了。”小薇嗫嚅着。

“啊，你喝酒了？！”罗珺审视小薇一阵后，突然闻到小薇嘴里有酒味，一刹间，她激动得脸都变苍白了。

“我……”小薇支吾着，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孩子气说，“我的事，你不用管！”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直发慌。

“不，我要管！你怎么可以这样自暴自弃！……你爸爸是个多么好的人，他们已经夺走了他的妻子，我不能再让他们夺去他的女儿……”罗珺那双透明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异常痛苦而又灼热的感情。这样的眼睛，小薇曾经看见过，啊，那是……妈妈的眼睛。对，九年前，当十一岁的小薇问妈妈，爸爸怎么会是“反革命”时，妈妈就曾用这样的眼光瞧过她。

“妈妈！”小薇差点要喊出来了。但就在这时，罗珺又回复到原先那样沉着、冷静的神态，轻声问着：“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小薇举起一双颤抖的手捂住眼睛，哽咽地说：“……我怕回家，我怕……”

“你应该坚强起来，不能白白浪费青春，要坚持学习！”罗珺爱这个小姑娘，不仅仅因为小薇身上流着她所爱的人的血液，还因为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孩子和她自己幼年有很多相象之处。她觉得自己应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

“学习？有什么用！”小薇抬起泪眼望着罗珺。小薇在校时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特别是外语。毕业前夕，外语学院要在她所在学校里招收二名学生，她高兴地报了名，并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但爸爸听了却叹了口气，摇着头，小薇当时还不太理解，等过了几天，学校因其父亲问题，取消她报考资格，就全明白了。

“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罗珺坚定地回答着。

“还现代化，报上不都已经批了……？”

“我只记得这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对我们发出的号

召！”罗珺沉静地回答后，准备走了，“就这样了，明天起，我给你补习外文。你爸爸说过你外文基础好，你不应荒废掉！”她说的那么坚决，不容小薇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小薇又恢复了一下班就急急回家的习惯了，因为功课在等着她。按说，她满可以摆脱这种约束，但不知为什么她不敢，是因为害怕吗？不，一点也不是。渐渐地小薇感到这种“学习”已不是一种“必须”，而是“需要”了！因为罗珺不久就提出要小薇帮她一块儿搞材料编译了。小薇感到力所不及，要知道她和罗珺相差的不仅仅是十几个年岁呀……她能帮什么忙呢？但她是个要强的姑娘，不愿让罗珺看出她的胆怯，她接受下来了。当她发现罗珺郑重地收下她译出的资料时——哪怕是短短三四行的说明，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它证明小薇不是个弱者，能为爸爸的事业，不，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出一丁点儿力量！她开始焦急地盼着罗珺来，盼着她用满意的目光收下自己工作成果，再交下新的任务……罗珺还给小薇带来浩劫中幸存下来的英文版书籍。其中有一本“丑小鸭”薄薄小册子，小薇原以为只是给七、八岁的儿童看的，但当她一口气把它读完后，发现这里讲的不仅仅是只天鹅蛋错落到鸭蛋里去而引起的一段风波，而有着更深远意思。这使她联想到自己在生活的激流中，也需要象“丑小鸭”那样，在寒风暴雪中用力地划着脚掌，才不至于下沉江河，不至于被风雪卷走。她还想起自己所以能在失去父亲的艰难日子里，避开危险的漩涡，是罗珺阿姨帮助了她。“野兽都已经离开草原，大地在等待着人们来临，等待着人们前来开垦，用双手唤起新的生命。”小薇脑子里